



古

今

詞

話

沈雄曰：詞有寫景入神者。尹鹗云：落日醉尋春，归来月满身。后
主云：酒惡時拈花蕊嗅。亦有言情得妙者。韋庄云：妾擬將身嫁
与，一生休。纵被无情弃，不能羞。牛峤云：朝暮几般心。为他情
慢真。词不如言。赵秋官妻云：人道有情还有梦，无梦岂无情。夜
夜思量直到明。有梦怎教成。纯乎情矣，亦甚脱化而不落俳调。
沈雄曰：词至离合处，有不为人索解者。时复见残灯，和烟坠金穗，人不
见，春在绿芜。

[清]沈雄著

孙克强 刘军政 校注 / 导读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沈雄曰：詞有寫景入神者。碧野云：落日歸牛羊，歸來月滿梁。

王云：酒醒時枯花殘曉。亦有言情得妙者。牛莊云：玉腕將身與

與。一生休。縱使無情亦，不能羞。牛莊云：歡喜几時心。為他情

悵裏。古人，盡人，人，不如言。詞話。古人，盡人，人，不如言。詞話。

云：人道有情還有愁。無愁也無情。夜夜思量直到明。有時思教

成。純乎情矣，亦是脫化而不落俳詞。沈雄曰：詞至南唐始

有不為淺人索解者。時愛見詞，和烟坐金鋪，人不見，春在夢先

[清]沈雄著

孙克强 刘军政 校注 / 导读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今词话/(清)沈雄著;孙克强,刘军政校注、导读.—
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9.8

ISBN 978-7-5325-5389-1

I.古… II.①沈…②孙…③刘… III.词话(文学)—中
国—古代 IV.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22197号

古今词话

[清]沈雄 著 孙克强 刘军政 校注/导读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c

发行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制版印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89×1194 1/36

印张 11 28/36 插页 2 字数 180,000

印数 1-5300

版次 2009年8月第1版

2009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5-5389-1/I·2125

定价 28.00元

导 读

孙克强 刘军政

【导
读】

《古今词话》八卷，清初沈雄撰。

词学史上共有三种名为《古今词话》的著作：南宋人杨湜曾撰有一部《古今词话》，久已亡佚，近人赵万里先生从《苕溪渔隐丛话》、《花草粹编》等书中辑出67则，今有唐圭璋《词话丛编》（中华书局）本；此外，沈雄的《古今词话》和清代初期的《历代词话》中曾引用过另一种《古今词话》，作者不详，其内容“多涉宋南渡后及元明人事，盖别一书，与杨湜无涉”（赵万里语），是第二种名为《古今词话》的书；沈雄的《古今词话》则是第三种。在沈雄的《古今词话》中前两种都有引录，这是需要注意的。

一、沈雄及其著述

沈雄，字偶僧，吴江（今属江苏苏州）人，沈雄的作品有词集《柳塘词》一卷（聂先、曾王孙《百家词钞》本），词学批评著作有《古今词话》和《柳塘词话》。《古今词话》有澄晖堂刊本，唐圭璋教授据以收入《词话丛编》中。此外，他还著有《竹窗笈体》、《柳塘绮语》等书，均未传世。

沈雄生活于明末清初时期，具体生卒年不详。曹溶为沈雄《古今词话》写序时自称“年家弟”，这是科举同年登第的称谓，可以推知沈雄与曹溶为同年科第且年龄略长。曹溶出生于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），于崇祯十年（1636）登第，据此可以推知沈雄大约出生于万历晚期，明朝灭亡时已经超过了30岁。沈雄的后半生生活在清初顺治及康熙朝前期。《古今词话》前有沈雄撰写的凡例，其中有“戊辰新秋吴江沈雄识于金阊之宝翰楼”一句，“戊辰”为康熙二十七年（1688），《古今词话》于次年刊刻，为“澄晖堂刻本”，可推断沈雄至少活到了康熙二十七年之后，在《古今词话》刊刻时他如果还在世，也应该是近80岁的人了。另外，他曾对钱谦益执弟子礼，与龚鼎孳为“法门兄弟”。沈雄出身于吴江沈氏家族，这个家族在明末清初的文坛上非常活跃（戏剧领域“汤沈之争”的沈璟就是沈雄的先祖），在明末清初文坛上，以沈家为核心形成了一个以血缘、姻亲关系为纽带的庞大家族文学群体，沈雄即其中一员。

沈雄是清初江南一带著名的词人，其《柳塘词》一卷收词六十余首；清初几种有影响的词选如《倚声初集》、《瑶华集》、《古今词选》、《松陵绝妙词选》都收有他的词；《全清词》（顺康卷）及补编共收其词78首。沈雄的词风格绮艳，尚书龚鼎孳称他为“艳才”。当时著名的文人、翰林院编修曹尔堪则形容沈词：“如按辔徐行于康庄大堤，不似矜奇斗险，驰逐于巉岩峭壁以为工者，然亦时出新警之句，藻思亦不犹人，正如徐文长所云，读之陡然一惊也。”虽不乏溢美，倒也说出了沈雄词的主要特点。

沈雄与明末清初的许多文人皆有交往，据《柳塘词》和《古今词话》的记载，有：曹溶（1613-1685，字洁躬，一字鉴躬，号秋岳，别号倦圃，浙江秀水人）、钱光绣（1614-1678，字圣月，号蛰安，浙江鄞县人）、龚鼎孳（1615-1673，字孝升，号芝麓，安徽合肥人）、曹尔堪（1617-1679，字子顾，号顾庵，浙江嘉善人）、沈谦（1620-1670，字去矜，号东江，浙江仁和人）、江尚质（字丹崖，安徽休宁人）、钱继章（字尔斐，号菊农，浙江嘉善人）、陈世祥（字善百，号散木，江苏南通人）、陈维崧（1625-1682，字其年，号迦陵，江苏宜兴人）、计东（1625-1676，字甫草，号改亭，江苏吴江人）、吴兆騫（1631-1684，字汉槎，江苏吴江人）、毛际可（1633-1708，字会侯，号鹤舫，晚号松泉老人，浙江遂安人）、顾贞观（1637-1714，字华峰，号梁汾，江苏无锡人）、汪森（1653-1726，字晋贤，号碧巢，浙江桐乡人）等，其中钱光绣、王士禛（1634-1711，字子真，一字貽上，号阮亭，别号渔洋山人，济南新城人）、黄周星（1611-1683，字景虞，号九烟，江苏上元人）等，他们都曾评过沈雄的词。以上诸人尚非沈雄交游的全部，此外还应有许多词坛名家。而以上这些人有三个重要特点：第一，他们都是当时著名的文人骚客，有些还是身居朝廷高位的文坛领袖，如其师钱谦益入清后官至秘书院学士兼礼部侍郎，充修《明史》副总裁；曹溶官至户部侍郎、广东布政使；龚鼎孳官至礼部尚书；王士禛官至刑部尚书。第二，这些人以江浙籍居多，即使非江浙籍者也曾宦居江浙。明清时期江浙一带人文荟萃，文人的诗词造诣颇

高，词学文献十分丰富。第三，这些人均生活于明清易代之际，改朝换代对他们思想情感的冲击是十分剧烈的。沈雄在《古今词话》中引录了陈维崧的《怨湖烟雨楼感旧》词：

水宿枫根罅。尽沾来、鹅黄老酿，银丝鲜鲈。记得笏堂和会馆，尽是仪同仆射。园都在、水边林下。不闭春城因夜宴。望满湖、灯火金吾怕。十万盏，红球挂。

重游陂泽偏潇洒。剩空潭，半楼烟雨，玲珑如画。人世繁华原易了，快比风樯阵马。消几度、城头钟打。惟有怨鸯湖畔月，是曾经、照过倾城者。波织簟，船堪藉。

并发出了深沉的感慨：“余读《感旧》二词，与其年同一山丘华屋之感，词若为余作也！”（《词话》下卷）可见沈雄与当时文人思想情感的深刻共鸣。与这些著名文人的交往说明沈雄在当时也是一个知名度颇高的文人，生活于词坛中心江南，多与词学耆老新秀相交，有更多机会参与文坛的交流活动，使他具备了汇集词学文献的优势条件。曹溶说：“所赖集诸家而为大晟，规摹亦可尽变。综前说而出新编，穿贯即为知音也。”（《古今词话序》）

二、《古今词话》的内容和体例

沈雄《古今词话》是一部辑录类词话。辑录类词话是以汇集词学文献为特征的，并非辑者的撰述，这一类词话的特点是“辑”而不是“撰”，与表达作者观点

的原创型词话不同，是收集他人言论的汇编型词话，之前宋代的《苕溪渔隐词话》、《魏庆之词话》皆属此类。然而沈雄的《古今词话》并非如以前此类词话那样随意编排，或是对前人词话的简单抄撮，而是在综览前人著述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词学思想，不仅精心规划，编排汇集，而且时时加以阐述评论，因此这部书还蕴含着深刻的词学思想。

《古今词话》是根据汇集的材料内容分类编排的，分为词话、词品、词辨、词评四个门类，每个部分又分为上下两卷，总共八卷。沈雄在该书的《凡例》中分别说明了分类的理由。

“词话”部分是在沿用了宋人《古今词话》一书旧名的前提下，收录六朝以来关于词学的文献。这一部分收录的词话是纪事性的，也就是记录“词本事”，词作产生的故事。记录“本事”是诗话、词话著作产生后很长一段时期的基本功能，第一部诗话欧阳修的《六一诗话》即是如此。词话模仿诗话而作，早期的词话如杨绘《时贤本事曲子集》、杨湜《古今词话》也是这种性质。沈雄在“词话”部分按历史先后分为唐词话（五代附）、宋词话、金词话、元词话、明词话、昭代词话（即清前期词话）几个部分。每一个朝代大致列帝王于前，仕、庶、女子、僧道依次排列，这种排列虽有局限却也符合古人的一般习惯，比起许多编排随意的词话更具有条理性。

“词品”部分，沈雄自称沿用了明代杨慎《词品》之名，但他安排这部分的目的是“必举宫律以救通行之弊，更严韵说以正滥用之非”，因此他的这一部

分内容与杨慎《词品》是名同实异的。其上卷类列原起、疏名、按律、详韵等三十子目，下卷类列品词、用语、用事等十五子目。从这四十五个子目可以看到，这些都是与词创作本身相关的一些词学问题，不仅涉及到了声、韵、律、调，也涉及到了字法、句法、使事用典，以及题材、体制、应用、传播形式等内容，可以说是从各个层面、多角度地对词体特性进行了辨析体认，因此也更具理论价值。

“词辨”部分考察了《十六字令》、《六州歌头》等131个词调。词有词牌，词牌名称是如何产生的，历代词学家多有注意者，如南宋王灼《碧鸡漫志》的卷三至卷五集中解说了29个词牌的来历。沈雄认为明人徐师曾（号鲁庵）的《文体明辨》一书在辨析词体时，只注意了词牌名称，却没有注意到内容的特点，所以沈雄在“词辨”部分，不仅引录了前人关于词牌名称来历的记载，还辑录了词史上有关此种词牌的名作，不仅有展示典范之意，更突出了词调特点。

“词评”部分搜罗对历代词人的评论资料，以时代为序分列两卷，上卷为唐、五代、宋词人，下卷为金、元、明、清词人。沈雄认为古代没有词评的专门著作，列“词评”一类为自己首创，目的在于“以昭历代人文，以鼓后来学者”。实际上古代虽无词评专书，但关于词人的记载、评价多杂列于各种诗话、词话及野史笔记中，沈雄的贡献在于把这些散落的材料集中起来，进行了分析、选择，亦含有对比之意。

《古今词话》虽然只分为四类，还比较粗疏，但其意义并不简单，它反映了沈雄对词学文献分类的思

考，以及建立词学理论体系的一种尝试。词学的发展自唐五代迄清初，历经千年的起落，清人开始对它进行全面审视和理论总结。沈雄的《古今词话》将词学文献分为四个部分，同时在大类之下又分为若干小类，其分类方式直接影响到后世乃至当代对词学研究领域的分类，对后世词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也具有启发和导向作用。如江顺诒（1822—1885后，安徽旌德人）的《词学集成》乃清代中后期的辑录类词话，共分八类：词源第一、词体第二、词音第三、词韵第四、词派第五、词法第六、词境第七、词品第八，是《古今词话》分类的进一步发展；当代学者龙榆生发表于《词学季刊》第一卷第四号（1934）上的《研究词学之商榷》提出了词学研究的八个分类：词史之学、词乐之学、图谱之学、词韵之学、声调之学、目录之学、校勘之学、批评之学，在传统的分类方式基础之上又借鉴西方学术的思维而成；20世纪80年代初，唐圭璋、金启华在《词学》第一辑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）上发表了《历代词学研究述略》一文，提出了词学研究的十大分类：词的起源、词乐、词律、词韵、词人传记、词集版本、词集校勘、词集笺注、词学辑佚、词学评论，分类更加细密。将沈雄的《古今词话》与后世对词学研究的分类对比可以得出两点认识：

第一，沈雄《古今词话》的分类对后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，沈雄揭示出的四大门类已经囊括了词学研究的主要领域，后世确定的研究方向在《古今词话》中已有显示，特别是江顺诒《词学集成》的承继线索更为清晰。

第二，词学研究的门类随着学术的发展在不断深化和细化，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出来，词学的学科体系逐渐完备。特别是龙榆生、唐圭璋等现代学者借鉴了诗学、朴学乃至西方学术的方法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，如版本、校勘、笺注、辑佚、传记等。

沈雄距江顺诒已经两百年，江、龙、唐三家发表的时间间隔各约五十年，从清初到当代，从沈雄到唐圭璋前后共三百余年，词学家对词学研究领域分类的认识在不断深化，演进的轨迹十分清晰，沈雄《古今词话》的分类价值亦得以展现。

三、《古今词话》所体现的词学思想

《古今词话》的四个门类中，最具有理论价值的当属“词品”部分，分为两卷，共45个子目。这些子目的标题有些是沿袭前人的旧名，如沿用张炎《词源》、陆辅之《词旨》等书的旧题，如节序、咏物、用事等；小令、中调、长调之分显然是受到明代顾从敬重编《草堂诗馀》分类形式的影响；也有一些是沈雄自己的发明。沈雄的意图在于选取诸家评说，以彰显自己的主张，从词学思想的角度来考察，这些子目的确定也体现了其词学观念、词学思想的发展。

《词品》中有“品词”一门，沈雄辑录了历代词论家关于词情、词意的论述，并加以自己的阐述共计23条，探讨了词中情与景的关系，词风的清空、质实，词意的离合、圆转，词旨的深浅、雅正等等。例如“情景”：

宋徵璧曰：情景者，文章之辅车也。故情

以景幽，单情则露。景以情妍，独景则滞。今人景少情多，当是写及月露，虑鲜真意。然善述情者，多寓诸景，梨花榆火，金井玉钩，一经染翰，使人百思。哀乐移神，不在歌恻也。

沈雄曰：词有写景入神者。尹鹗云：“尽日醉寻春，归来月满身。”后主云：“酒恶时拈花蕊嗅。”亦有言情得妙者，韦庄云：“妾拟将身嫁与，一生休。纵被无情弃，不能羞。”牛峤云：“朝暮几般心。为他情谩真。”抑亦其次，尽人谓言情不如言景，然赵秋官妻所作武林春则云：“人道有情还有梦，无梦岂无情。夜夜思量直到明。有梦怎教成。”纯乎情矣，亦甚脱化而不落俳调。

情景是诗学中的传统论题，清代之前的词学中讨论此论题者也不乏其人，如南宋张炎《词源》说：“离情当如此作，全在情景交炼，得言外意。”沈雄《古今词话》的意义在于将情景的阐述集中罗列，以考察其内涵。《古今词话》先引宋徵璧关于词中情与景关系的阐述，然后自己通过摘引前人词中描写，举出“词有写景入神者”、“有言情得妙者”等具体创作情况，表明了他的认识。当时的词坛论者认为“今人景少情多”，主张“言情不如言景”，沈雄则认为情、景二者不能偏重、偏废。

又如“离合”：

宋徵璧曰：词家之旨，妙在离合，语不离则调不变宕。情不合则绪不联贯。每见柳永，句句联合，意过久许，笔犹未休，此是其病。

毛骥曰：词家惟刻意，俊语，浓色，俱赖

作者神明。然虽有浅淡处，寻常处，忽着一二乃佳。所以词贵离合。如行乐词，微着愁思，方不痴肥。怨别词，忽尔展拓，不为本调所缚，方不为一意所苦，始有生动。

沈雄曰：词至离合处，有不为浅人索解者。

“时复见残灯，和烟坠金穗”，“人不见，春在绿芜中”，“梦断彩云无觅处，夜凉明月生南浦”，诸语耐人遐想，又岂独开宕者所能参耶。

所谓离合，既指意境也指语言，“离”指语势的跌宕起伏，结构的舒张变化。“合”指前后一贯，上下联系。离和合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，只离不合，则语气不流畅，意境不连贯；只合不离，则呆板滞塞，无动荡之趣，缺少含蕴。宋微壁批评柳永“句句联合，意过久许，笔犹未休”，指出柳词铺叙过多，把话说尽，缺少蕴藉，正是能合不能离之“病”。毛骥所说的“离合”指语言描写，提出词中的浓淡、悲喜运用有致，不能偏执一端。《古今词话》将三段阐述离合的词论集录排列，表达了要求在词的表情达意和结构语言安排上离合有致、适得其宜的思想。沈雄还注意到了词学史上的一些精妙的范畴：

张炎曰：词须要出新意，能如东坡清丽舒徐，出人意表，不求新而自新，为周、秦诸人所不能到。辛、刘徒作壮语，于文章政事之暇，游戏笔墨为之。实为长短句诗，以语于新意，则亦勉强云尔也。

沈雄曰：山谷谓好词，惟取陡健圆转。屯田意过久许，笔犹未休。待制滔滔潏潏，不能尽

变。如赵德麟云：“新酒又添残酒病，今春不减前春恨。”陆放翁云：“只有梦魂能再遇，堪嗟梦不由人做。”又黄山谷云：“春未透。花枝瘦。正是愁时候。”梁贡父云：“拚一醉留春，留春不住，醉里春归。”此则陡健圆转之榜样也。

彭孙遹曰：词以自然为宗，但自然不从追琢中来，则亦率易无味。如所云绚烂极臻仍归平淡。若使语意淡远者，稍加刻划，镂金错采者，渐近天然，则駸駸乎绝唱矣。若无住词之“杏花疏影里，吹笛到天明”，石林词之“美人不用敛蛾眉，我亦多情无奈酒阑时”，自然而然者也。（《古今词话·词品》下卷）

“清丽舒徐”是对苏轼词精妙特点的概括，“陡健圆转”是与柳永词平铺直叙相对的词体风格的形容，“自然从追琢中来”则是颇能体现了辩证法创作心得。这几条材料虽是引录，却体现了沈雄的词体审美理想。

再如《词品》中有“禁忌”一门，辑录了由宋至清初词论家有关“禁忌”、“弊病”的论述十二条，涉及的内容有：词忌与诗、曲相混，命意、命句之忌，语言、风格之忌，用事、用语、用字之忌，词贵自然等等，举其中的两条为例：

《爰园词话》曰：遇事命意，意忌庸，忌陋，忌袭。立意命句，句忌腐，忌涩，忌晦。意卓矣而束以音，屈意以就音，而意能自振者鲜矣。句奇矣而掇以调，屈句以就调，而句能自然者鲜矣。

《词筌》曰：词须风流蕴藉，作者当知三

忌，一不可入渔鼓中语言，一不可涉演义家腔调，一不可象优伶人叙述。其最丑者为酸腐，为怪诞，为粗莽，是无可不禁也。然则险丽者重矣，须泯其刻划之迹。创获者贵矣，尤忌为突兀之辞。（《古今词话·词品》下卷）

明代俞彦的《爱园词话》所指出的庸、陋、袭、腐、涩、晦，清初贺裳《皱水轩词筌》指出的渔鼓中语言、演义家腔调、优伶人叙述、酸腐、怪诞、粗莽，皆是当时词坛创作中常见的弊病。《古今词话》汇集此类有关弊病的论述，说明沈雄对词史及当代词坛所存在的种种弊端是有清醒的认识的，他辑录古今论者之语以彰显之，以“禁忌”之名警示词坛，加以总结排列，是一种特殊的批评方式。

《古今词话》以“品词”单立一门，意在以品评词之高下，引导创作方向，既结合实例进行理论阐发，又有创作方法的揭示，沈雄的词学思想蕴含于其间。

四、《古今词话》引录文献的价值和问题

沈雄的《古今词话》是一部辑录类词话著作，辑录类词话虽然大都不是编撰者的创作，但仍有其独特的价值，突出的是文献价值。《古今词话》引书130多种，引入140多人，人书合并，引用有280余种。在印刷术尚不发达的年代，文献颇易散佚，而作为小道、卑体的词学文献更易流失。辑录类词话或为保存文献，或为读者便于分门别类阅读，或为朋友同道捧场而作，但这类词话往往保存了一些文献资料，特别是一些论者的

其他文献皆已遗失，赖此类词话保存吉光片羽，弥足珍贵。这种情况在《古今词话》中表现得十分突出，其中收录的许多明清之际人的词论十分罕见，如徐汧、汤显祖、钱谦益、王庭、龚鼎孳、曹溶、徐鉉、吴伟业、潘眉、张砚铭、汪枚、吴樞、李容斋（李天馥）、桑雪蓼（桑豸）、顾茂伦（顾有孝）、钱葆汾、聂先等等，或举数条，或仅片言只语，却不乏精彩之处，下面试举几例：

《梅墩词话》，今已亡佚，其作者也不能确指，仅知为明末清初人（清初人江士式，字梅墩，安徽休宁人，可能是《梅墩词话》的作者），《梅墩词话》的残章仅见于沈雄《古今词话》所引，共14则。从残存的《梅墩词话》来看，颇有学术价值，如论小令长调：

词贵柔情曼声，第宜于小令。若长调而亦喁喁细语，失之约矣，惟沈雄悲壮，情致亹亹，方为合作。其多有不转韵者，以调长势散，恐其气不贯也。（《古今词话·词品》下卷）

明末清初词坛风气尊北宋而黜南宋，尚小令而轻长调；但从以上这段话中可以看到，对长调的审美特性已经有所认识。康熙前期，浙西词派登上词坛，朱彝尊反复倡导慢词长调学习南宋，《梅墩词话》此论可视为浙西词派推南宋长调的先声。

《梅墩词话》还有如下一条材料，记载了明朝时期朝鲜词人苏世让和西域词人锁懋坚的两首词，体现了明代文化交流的情况：

朝鲜苏世让与华使君倡和集，其《忆王孙》赋残春云：“无端花絮晓随风。送尽春归我又东。雨后岚光翠欲浓。寄征鸿。家在千山万柳

中。”又西域锁懋坚于成弘间作乐府有声，其《菩萨蛮》赋残春云：“晓钟若到春偏过。一番日永伤迟暮。谁送断肠声。黄鹂知客情。山光娇靥湿。仍带伤春泣。绿酒泻杯心。卷帘空抱琴。”即此可以见盛明文教之远。（《古今词话·词话》下卷）

二词情景交融，颇具感染力，可见苏、锁两位词人填词技巧的娴熟。异域的文人能够创作出如此成熟的作品，可见填词风气已远播海外，为我们深入认识中外文学交流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

江尚质是沈雄的好友，安徽休宁人，有《澄晖堂词》一卷。他与明末清初许多词坛名流都有交往，然而可惜的是至今尚无法考知其生平。他参与了沈雄《古今词话》的增辑工作。江尚质的词话作品并无传本，然而在《古今词话》中却以“江尚质曰”和“江丹崖曰”保存了20条，是极为珍贵的词学文献资料。其中以“江尚质曰”出现的18条词话当为江尚质“增辑”时补入，如下面一条：

人文蔚起，名制若林。近披朱竹垞《词综》、毛驰黄《词谱》、邹程村《倚声集》、蒋京少《瑶华集》，家玃人璧，评者纷如。得与柳塘沈子，稽古证今，赞成是书。再愿考核定谱，公之天下，惟冀名篇典论之惠教耳。（《古今词话·词品》下卷）

此则材料谈到自己批阅当时词坛名家著作以及与沈雄编纂《古今词话》的情况。这段材料说明江尚质对当时词坛的情况非常熟悉，在《古今词话》的成书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。江尚质对词学问题的批评颇为独特，如他为柳永辩解而对苏轼进行的批评：